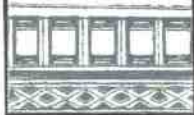


政协肇庆市委员会
藏
1-0085号



白沙文史



白 沙 文 史

第 五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组 编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

目 录

深切的怀念 艰苦的岁月

——回忆白沙革命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李英敏(1)

回忆我的父亲……………符爱琼(14)

符桂刚二三事……………邝立新整理(28)

黎族大地主符亚努的兴衰简况

……………王栋刚(33)

水头村战斗

——记白沙县武装中队的一次胜仗

……………王栋刚(39)

白沙县抗疟史略……………张金正(43)

白沙县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概况

……………符致泮(51)

白沙县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史话

……………林秀森(60)

白沙县农业机械的变革与发展

.....吴礼恭(67)

白沙县水电建设四十年

.....邝立新整理(71)

三十多年来我县电影放映事业迅速发展

.....黄运昌(77)

白沙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.....何敦英(86)

黎族乐器——“地琴”.....王洪流(90)

黎族人民制造荔枝木炮的经过

.....王栋刚(91)

黎族民间传统的捕鱼方法.....冯安本(95)

符南蛇考证.....邝立新(98)

深切的怀念 艰苦的岁月

回忆白沙革命斗争片断

李 英 敏

换 了 人 间

80年代初，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访问了海南岛白沙县。千里来寻故地，感慨万千！

1944年冬天，我随着琼崖纵队指挥机关进驻黎族人民聚居的白沙县。那时的白沙县包括现在的白沙、琼中和东方三个县，地方很辽阔。开始我们驻在北部和临高、儋县交界的阜龙乡，以后逐步深入，五指山麓、鹦歌岭下到处留下我们的生活痕迹。直到1950年5月，我们才离开白沙，前后有5年多时间，对我说，最宝贵的青春，就在这里渡过。

这次访问白沙的第一站，就是县城，当年叫做牙叉，我们在这里住了几个月，名曰县城实际上只有两排茅草屋，一条崎岖不平的街道，没有居民，住的都是我们党政军机关团体，这些茅草屋还是我们自己盖的。事隔40多年，县城大大变样。这是一座整洁漂亮的山城，几条水泥铺砌的大街一千多米，街道两旁是新建的楼房，大都有二三层，除了机关团体外，就是商店、公司、旅店、学校、医院等等。我是搞文化教育的，对文化馆、图书馆、书店、电影院特别感兴趣，这都应有尽有，学校除了普通中小学校以外，还有一所师范学校。当我看到一群群男女学生，穿着整齐，骑着自行车上学时，我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我象考古学家寻找旧日的痕迹，结果大失所望，连县城附近那条小河也变了样，我跑到县城附近，那有名的打勇、打空村寨也完全变了样，昔日，低矮的茅草屋

大半都改成砖瓦房，县的领导同志告诉我，村寨改变很大，有半数以上的农户都建砖瓦房了。小伙子 and 姑娘们穿鞋踏袜，不少黎家姑娘兴起穿高跟鞋，穿连衣裙的热潮。

作为历史的见证人，我只有大声欢呼：
“换了人间，地狱变天堂！”

深切的怀念

踏上白沙县的土地，使我深深地怀念已经离开人间的黎族战友，特别是王国兴同志。王国兴同志是黎族人民忠诚儿子，是1943年气壮山河的反迫害求解放的“白沙起义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也是他，坚决主张寻找共产党和红军，和汉族苗族兄弟一起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，解放了五指山各族人民，白沙是斗争的起点，白沙是胜利的前奏。

我认识王国兴同志是在1944年春，王

国兴的起义武装已经找到了党和游击队（他们仍然称我们是红军），王国兴同志由第四支队的同志陪同，到了特委和总队部。那时我们住在澄迈县六芹岭原始森林中，我在总队负责宣传之外，参加接待王国兴这些尊贵的客人。

王国兴是个健壮高大的中年人，古铜色面孔，穿一身蓝色土布衣服，忠厚朴实像个农民，不经介绍，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使反动派闻风丧胆的王国兴。除了黎话，他还会讲海南话和儋州话，我们的谈话毫无隔阂和拘束。

他是白沙县红毛乡人（今琼中县），原来是7个峒（相当于乡）的“奥雅”（头人），他为人忠厚朴实，办事公正，在黎胞中很有威望。国民党政府也极力拉拢他，委派他当红毛乡的乡长。

苦难重重的黎族人民，长期遭受大汉族官兵的残酷剥削压迫，特别是抗日战争后，国民

党和军队都躲到五指山里，他们象山蚂蝗一样吸吮黎苗人民的血汗，收粮收税抽壮丁，强迫黎胞挑担做苦役，弄得黎胞们没有吃的、没有穿的，不少人饿死累死，田地村庄一片荒凉。王国兴说到这里，放声痛哭说：“连他这个奥雅，也弄得没有饭吃，没有烟抽。”

“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”。王国兴、王玉锦等头人，联络各峒（乡）头人，决定举行求生存求解放的武装起义。当时在五指山的国民党军队，有两个守备团和各县的“游击队”，少说也有三四千人。起义武装人数不少，但只有大刀弓箭粉枪，武装虽然低劣，王国兴他们不顾这一些，英勇奋战，痛打这些“山蚂蝗”。

王国兴令人尊敬和怀念的，不只是有勇气领导武装起义，而且在起义失败后，退守深山誓死不屈，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和红军，把民族生存和解放的希望，寄托在共产党和人民军

队的身上，这是伟大英明的决策。

王国兴和他的战友们的大智大勇，在我们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我曾听过周总理、乌兰夫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美，说象王国兴这样的民族领袖，是十分难得的。

我们琼崖纵队在党中央的指示下，在以王国兴同志为首起义武装的请求下，开始进军白沙县、进军五指山。

我写过一首悼念王国兴的诗，其中有两段如下：

巨灵铁掌伸碧空，历尽沧桑数英雄；
振臂高呼杀国贼，开天辟地有我公。

六芹岭上喜相逢，鸚歌勾下情意浓；
一锅共尝革命菜，挥刀同斩害人虫。

艰 苦 的 岁 月

进军白沙，是解放五指山的开始，国民党

反动派不甘心灭亡，疯狂和我军争夺死拼，特委和纵队司令部进驻阜龙乡时，顽军（黎胞称国民党军队为顽军）守备二团和地方武装曾多次袭扰阻击我们，在受到歼灭性打击后，顽军才龟缩到合口、罗任固守。

我是做部队政治工作的，任务是做好进军的政治思想，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还补充了民族地区应遵守的纪律。当我们部队向内地进军时，上级党派了一位联络员符气岱，在阜龙的文头山开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大会，会上，他传达党中央对我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工作人员的慰问，要求我们党和军队加紧努力，建立根据地，积蓄力量，准备反攻。这次大会是及时雨，对我党我军和白沙人民鼓舞很大。

在进入白沙以后，我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都知道，一定要帮助黎族人民，赶走万恶的国贼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，解放全海南，使各族

人民得到彻底解放。

这是项伟大艰苦的任务，我们从1944年冬一直打到1948年春，白沙和整个五指山区才得到解放，这场斗争对我们是很好的考验和锻炼。

当我们随军进入内地时，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出现在眼前：

国民党反动派对白沙的摧残破坏，你想也想象不出，只见一座又一座荒山野岭，经过的村寨崩败不堪，而且十室九空，找不到一个人影，想找口水喝也难。

有些村寨也有人，大多是走动不了的老弱病残者，饥饿寒冷，赤身裸体，一个个围着火堆，不断叫苦呻吟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有一次，我们翻过一座大山，在山脚下一座村寨里，只见家家掩门闭户，黎胞都躺在床

上呻吟，仔细检查，原来都染上天花，我们部队本来就缺医少药，对付天花一点办法也没有，除了拿出一些粮食给他们充饥以外，只好含泪离去。

我们在行军和驻扎村寨时，遇上一件最为难也是最痛心的事。就是见到的黎胞，不论男女老少都是赤身露体，最多是下身围着一块破布或者是麻皮衣、葵叶。你想象不到，从宋朝以来，五指山区是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，连浙江黄道婆还来五指山向黎族人民学习，现在给国民党反动派掠夺得连一块遮羞布也没有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的指战员只好低着头走路，连招手都不敢。我们这些同志，不论男女，也只有两套洗换的旧单衣，有些同志连替换也没有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真是爱莫能助。但也有不少好同志，宁可只剩一套衣裤，也拿出一二件给年青的媳妇和大姑娘，虽然不解决问题，也

算尽了自己一点心意。

把白沙人民逼到绝境的是饥饿，自从国民党反动派退到五指山后，老百姓种的粮食及其他农作物，一半以上要缴交他们，还有其他苛杂，高达百分之八十，还要缴纳多少木棉被衣裙等，真正的敲骨吸髓。武装起义失败后，顽军抢光烧光，最后一粒粮食都没有了。为了活命，男女老少只好上山挖山薯、寻野果、野菜充饥。1945年春，我们进入内地，只见一群群男女老少，排着长队上山，早出晚归，不少人饿倒路旁，我们军队的粮食供应有限，只能煮成稀粥和老百姓一起喝。

我们的指战员和党政干部，进入白沙后，上了一堂最深刻最具体的政治课，真正了解进军五指山的重大意义，大家发誓说，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，算什么革命战士。

军 民 骨 肉 亲

白沙的黎胞虽然那样困难痛苦，但见到我军和党政人员，却百般热诚欢迎，大力支援我们作战。

在王国兴到我们司令部以后，在我们党和部队支持下，建立以王国兴为首的白保乐人民解放团，领导起义武装，积极配合我军作战。

主力部队进入白沙后，各村寨黎胞组织了向导、运输、担架队伍，跟随部队作战。接近部队他们更加了解部队。我们指挥员非常同情黎胞的处境，我们把那点有限的粮食煮来大家吃，看到黎胞赤身裸体，我们把仅有的衣裤也掏出一两件送给他们遮身，许多黎胞感动得热泪满眶，饱受国贼欺凌压迫的人，想不到天地间有这样的好军队。

我们部队进入白沙，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

难，除了向导、运输、担架等以外，吃和住都是大问题。在白沙这些年，吃的方面，有时也靠红薯杂粮充饥，但基本上没有挨过饿，这都是靠白沙人民运送粮食，有时还到儋县、临高、澄迈，这够辛苦了。住房大都靠黎胞帮助搭盖起来。对这些，我们一再对黎胞表示感谢，他们说得好：“谢什么，你为我，我为你，一家人嘛”。

黎胞了解和支持我们，打国贼的情绪越来越高涨，不少中青年报名参军，其中有不少是青年妇女。在阜龙乡，他们一下来了几十个小鬼，我们原来的勤务员只好升级当指战员了。最有意思的是王国兴，他把儿子王家贤（乳名亚D）带来给我当勤务员，我不肯收，他说是跟我读书识字，所以有个时期，我有两个勤务员，为此，开我的玩笑的同志不少。

在白沙人民大力支援和起义武装积极配合

下，进军白沙十分顺利迅速，从集中部队、组建挺进支队，不到半年时间，顽军守备二团和地方顽贼就基本给我们打跨，从合口到罗任，直捣红毛、毛栈、毛贵、文堂，白沙大部分地区宣告解放，苦难的黎胞得以重见天日。

日本投降，我军受降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，达一年多时间，白沙人民生活更苦，但他们坚贞不屈，和我军并肩作战，这叫做患难识敌友，日久见人心。

1947年春，在打退反共内战后，我军集中主力，继续向五指山进发，首先解放白沙（包括今琼中、东方）全境，接着向保亭、乐东进军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五指山区就全部宣告解放。在进军保亭、乐东中，白沙人民付出了极大力量，作了重大贡献。

（县志办供稿，本文有删节）